

张光达

风雨中的一枝笔

当代马华诗坛拔尖的评论家，
描绘诗国度的风景……



“童玉锦文丛”编委会

顾 问：方北方、翠园、姚拓

主 编：云里风

副主 编：碧澄

委 员：陈政欣、小黑、戴小华、陈雪风、陈应德、吴
天才、李忆蓀、马汉、马仑、柯金德、年红、
永乐多斯、李锦宗

评论组编审：马仑、李忆蓀、陈政欣

童玉锦文丛（第一辑）10

风雨中的一枝笔



张光达 

乌鲁冷岳兴安会馆 主办

大將事业社 出版

童玉锦文丛（第一辑） 10 *风雨中的一枝笔*

作者：张光达

文丛主编：（正）云里风（副）碧澄

文丛编审：马仑、李忆蓉、陈政欣

主办：雪兰莪乌鲁冷岳兴安会馆

PERSATUAN HIN ANN, HULU LANGAT,
15-3, Jalan S 10/2, Section 10,
43000 Kajang, Selangor, Malaysia.

插画：萧丽芬

社长：傅承得

发行人：傅兴汉

法律顾问：吴汉强、王瑞隆律师

行销助理：梁胜义

读者服务：陈丽娟、李蕙杉、谢妙兰

出版：大将事业社（马来西亚）

发行：大将事业社（马来西亚）

MENTOR PUBLISHING SDN BHD (473710-T)

Gr. Flr., Vision Learning Centre,

17, Jalan Balai Polis, 50000 K.L., Malaysia.

Tel:03-2066288 Fax:03-2066266

E-mail: mentor@po.jaring.my

web site: mentor.com.my

印刷：Oriengroup Sdn. Bhd.

第1版第1刷：2001年6月6日

定价：RM 18.00

版权所有·侵害必究

国际书号：ISBN 983-2385-24-5

图书分类：

Perpustakaan Negara Malaysia Cataloguing-in-Publication Data

Teoh, Kong Tat, 1965-

[Feng yu zhong de yi zhi bi]

风雨中的一枝笔／张光达著

（童玉锦文丛：10）

ISBN 983-2385-24-5

1.Malaysian poetry (Chinese)-History and criticism

I.Title II.Series: Tong yu jin wen cong ;10

895.1152

本书如有缺页、破坏、装订错误，请寄回本公司调换。



灿烂风采与迷人芬芳

——“童玉锦文丛”第一辑总序

／云里风

乌鲁冷岳兴安会馆虽然是一个规模很小的乡会组织，但自1985年成立以来，本着创会宗旨，除了设立奖学金及慈善金，为同乡谋取福利外，也竭尽绵力，参与当地社会公益活动，尤其是对推展马华文学，更为积极。近五年来，本会连续出版四辑“德麟文丛”，每辑十二册，为四十多位马华作家出版著作，在马华文学界创下了辉煌的记录，受到国内外作家学者的重视与赞扬。

“德麟文丛”出版四辑之后，暂告一段落，为了使这项富有意义的工作不致中断，本会特再向乡贤拿督童玉锦局绅征求，他答允赐予赞助，使文丛继续出版。此消息在报章公布后，获得马华作家的热烈响应和支持，在短短两个月内，共收到三十部申请作品。本会于是再度成立一个以十八位当代著名作家组成的编委会，进行评审。为了确保这套丛书的水准，我们在评审时非常认真和严格，结果从中选出十部，编为第一辑，定名“童玉锦文丛”，由大将出版社负责出版及发行事宜。

马华文学近年来虽已渐受华社重视，但我认为马华作家在目前仍然面对着下列“三难”的困境：



1 · 创作难——由于稿酬低微和发表园地不多，缺乏良好的创作环境，根本无法激发作家创作的热忱。

2 · 出版难——在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下，文学作品的读者日益减少，大大影响马华文学著作的销路，所以一般书商均无意出版，导致许多作家虽然创作了大量的作品，但却很难找到出版的机会。

3 · 发行难——有些作家将自己的作品自费出版后，在发行上却面对很大的困难，一部著作往往只能卖出区区数百本，不但劳心劳力，无利可图，甚至血本无归。

本会出版之文丛，系和出版社合作，由它统筹统办，作者可获四百本赠书，不论是经费、印刷和发行都不必操心。一位作家，解决了上述第二和三项困难后，就可以安心也较专心地从事创作，进而提高作品的水平。这对推动马华文学的成长，无疑地将发挥良性作用。基于这个原因，我不但希望“童玉锦文丛”今后能不断地出版下去，也希望藉此抛砖引玉，鼓励更多爱护马华文学的华团，积极参与这项有意义的出版工作。苟能若是，则马华文学不愁没有光明的前途。

最后，我要代表乌鲁冷岳兴安会馆向尊敬的拿督童玉锦局绅、大将出版社和各位编委们致以由衷的敬意和谢意。我希望马华作家能予本会充份合作，把最优秀的作品寄来，使下一辑的“童玉锦文丛”编得更完善及精采。

我衷心地盼愿“童玉锦文丛”成为马华文学园圃里的一丛鲜花，永远呈现出灿烂的风采和吐露着迷人的芬芳。

（作者现任乌鲁冷岳兴安会馆主席）



III

自序

1

1980年代中后期，我开始接触大量的文学作品，举凡是诗集散文集小说集和评论集，都令我欣喜若狂沉醉其中，囫圇吞枣者有之，捧读再三者有之，惊为天书者有之。至今一些好句佳篇我犹不能忘怀，总在脑海里盘旋不去，这种感觉很舒服。当时我拿马华文学作品与台湾文学作品来做比较，发现到出色的本地作家和作品在数目比例上不多，难免给人一种良莠不齐的感觉，于是我便开始计划把那些出色的马华作家和作品精读细品，写成评论然后发表和介绍给我们的马华文学读者群。我的心目中隐约有一些名字，有廿多个左右，都是在八十年代相当出色的作家诗人，有资格拿出去亮相而不会丢人现眼的，我想就是这么多了。

当时我所接触的文学评论大部份都是台湾的评论文字，杨牧、叶维廉、余光中、欧阳子、蔡源煌、张汉良、罗青、陈芳明以及李瑞腾等人的评论文字，令我大开眼界，受益匪浅。尤其是罗青的《从徐志摩到余光中》和张



汉良萧萧合著的《现代诗导读》，影响我当时的诗评论文字风格颇深，他们对文学作品的精读细品，他们对评论对象的就事论事，不带意识形态的解读析疑，在在为文学作品的独立性质和客观真理提出辩护。这些新批评的观点在今日看来，可能漏洞百出，它的缺陷和盲点显而易见，但在1980年代的台湾它却是文学评论的中心旨趣，要到1980年代后期新批评在台湾才开始式微，而逐渐由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和后殖民理论取代。

在马华文学方面，1970年代的温任平曾经采用新批评的评析法则来解读本地的文学作品，《精致的鼎》一书基本上不脱台湾新批评实际评论的文字风格，与余光中等人的评述可谓一脉相承，1980年代温任平从减产到停产，整个八十年代只有零星的评论文章在报纸副刊上发表，而且大多素质奇差，一时似有文学泛道德社会观念化的卷土重来之势。我就是在1980年代后期对这种文学现象的反感，又因为有计划介绍当时马华文学中一些较出色的作家和作品，因此选择了新批评的评析手法，开始尝试写出一系列的评论文章。之所以选择新批评，除了那是因为我当年于文学理论认识上的局限，还有一个更加基本的信念：让属于文学的归还给文学。我的评论文字大部分是诗评，只有很少部份是小说和散文评论，这是因为新批评对作品的精读细品方法最适合读诗，尤其是语言文字中的审美结构和象征意义。

我写文学评论，基本上是一项吃力不讨好的工作，每



当写一篇评论，整个人开始进入精神戒备状态，认真专注地投入，参与作品的每一个细节，以一种正襟危坐的心情阅读和思考文字的意义，深怕稍一不慎就会对作者的心血成果造成偏颇的论断。在保有这般敏感谨慎的阅读方式，却也让我在层层剥开的思辩里头，因对思考本质的体悟而产生一种满足的感觉。好作家需要文学批评来肯定和提升他们的文字作品，而读者需要文学批评来指引和提升他们的阅读品味。本着这样的心情和认知，当年我以一个不是科班出身的写作者，凭一股傻气与毅力，只想要为马华文学注入力量泉源，让它引起各方的注意和受到肯定，却从此走上了写作文学评论这条孤寂的道路。

2

新批评在今日已经成为一种“过时”的文学评论模式，理由是它过于强调作品的自足性质和内在结构，往往忽略了作品与作者、读者、世界的辩证关系和互动牵制。新批评摆在后结构主义广为人接受的今天，它的理论方法本身的局限与盲点显而易见，被证实是不敷应用了。

我认为新批评的缺陷在于文学的哲学观念和思想意识产生问题，但在实际批评的运用方法上还是大有作为，对于文学流派我们常常会着重于整合而非对立，同理对于文学批评我们也不宜一成不变的套用单一理论或规范，文学评论旨在阐明作品，揭发语言文字的隐蔽精妙。因此把新



批评看作是文学批评的基础，讲求实际批评，就要对作品先有一番的精读细品，才可能对作品的文字有真切的感受，在必要或适当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采用其他的文学理论或新元素来印证和补充彼此不足之处。我所担忧的是，新批评被看作过时和无用之后，我们的评论作者不再好好认真的阅读文学作品，只是任意的搬演一套理论工具来敷衍了事。诗人简政珍说过，读者被一首诗感动，不在于别人告诉他伟大的主题意识，而是在字里行间的深沉感和跃动感。这点正是我写诗评之前，身为一个读者在与文字作品接触时，所产生最私密最令人动容的喜悦。

本论文集讨论了十九位马华当代诗人，从三字辈的吴岸到六字辈的苏旗华，他们的生命形态在诗创作实践中展开辩证，也被马来西亚各种现实层面印证和影响，作为某个特定时空的诗人，这些都是不容否认的事实。在创作方面的表现，从三字辈到六字辈，我们看到不同的世代有不同的关怀面向，也各自有不同的文学信念和表现手法。我们看到新世代在开拓新风格和新形式的同时，他们也曾经被前行代的写实风格所影响、笼罩，又如何在孜孜于承袭过渡之余，力求摆脱突破前行代诗人那种惯性僵化的概念语言形式。字辈断代法是马华文学一项独有的传统看法，殆无疑意，本书沿用这个规范来分类诗人的秩序先后，并不以论文的发表时间来定夺。

时间上来说，书中最早的一篇是发表于1989年5月的〈语近情遥〉，而最晚的一篇是发表于1998年3月的〈心



中荡响淙淙的水声》，前后共长达十年的时间。读者可自行看到两篇论文存在的差异或共同的脉络，基本上从1989年代后期到1990年代前期的论文比较倾向于新批评的格式，而在1990年代中期过后则企图整合新批评与解构观念，试图开创马华诗评的新气象。1998年以后的评论或许更能显现这个趋势，这些文字将留待我的第二本诗评集才得以窥全貌。

吴岸作为本书探讨的第一位诗人，除了拜字辈断代法所赐，还有一个重大的意义：吴岸身为马华现实主义诗人的中坚份子，在马华现实主义诗派来说，他的确有其过人之处，以他的辈分和作品成绩两方面来看，称为马华现实主义的重镇一点也不为过，虽然与他同时代的现实主义诗人作家一样，存有一般现实主义作品的盲点和局限。而苏旗华作为本书讨论的最后一位诗人，也颇能够说明苏旗华作为一个六字辈的年轻诗人，他的语言文字的解构形式倾向，已经隐约透露出日后马华年轻新生代诗人的关怀面向和后现代风貌。

本书命名《风雨中的一枝笔》，原因有二：一、传承得的诗集《赶在风雨之前》，我认为是1980年代马华文学中最重要最具有代表性的一部诗集，时代的意义象征可谓深远，乃是里程之作。二、这个书名中的风雨意象很贴切的交代显示出1980年代的国家政治社会局势，以及华人社会对政经文教所普遍感受到的忧患不安意识；而笔则象征时代飘摇之中的诗人作家，用心灵之眼来抒发或批判对时



代的伤痛和不义。风雨与笔，形体大小明显易见，精神的顽强力抗却不容忽视，见证的是历史，留住的是诗人的生命形态。因此本书希望藉马华诗人生命形态的展现，来建构马华诗史，让“历史框架”的意义具体而清晰的浮现。最后要在这里感谢“童玉锦文丛”的诸位审稿编委、大将出版社、默默支持我写作的父亲母亲，以及多年来与我一起成长走过的文学友人，因为他们的支持而得以让这本论文集顺利完成出版。

风雨中的一枝笔，是当代马华诗人的写照，也是从事非常冷门孤寂的马华文学评论者的写照。写文学评论13年有余，《风雨中的一枝笔》是我的第一本书，是为序。

2001年1月7日



目录

- I 总序：灿烂风采与迷人芬芳／云里风
III 自序
- 15 马华现实主义的重镇
——略论吴岸的诗及其诗观
- 21 一街流离的灯火
——评潘雨桐诗中的美学语言和流离心境
- 28 现实／写实／真实
以王润华的〈还魂记〉为例
- 34 灵气傲然，出鞘中天
——艾文风格概论
- 47 晕黄跳跃的灯火
——再谈艾文
- 54 现实、写实、真实
——读黄远雄诗的一种方法



- 60 语近情遥
——略论方昂的十二首小诗
- 66 自我与假面
——论李宗舜诗中的第一人称叙述观点
- 72 抒情与叙事的交会
——读李宗舜的诗路历程和文体流变
- 81 凋落的向阳花
——论蓝启元的《橡胶树的话》
- 92 生活的另一种声音
——也谈叶明的诗
- 97 理想与现实之间
——初窥谢川成《夜观星象》



- 104 风雨中的一枝笔
——有关傅承得及其政治抒情诗
- 114 文字的悬崖绝壁
——试读陈强华
- 118 朝向脱轨的路
——马华后现代诗举例一：陈强华与苏旗华
- 126 现代及后现代之间
——马华后现代诗举例二：林若隐
- 133 心中荡响淙淙的水声
——读李笙的诗
- 140 反熟悉观念的设计
——打开夏绍华诗文的一道锁



- 146 现代的取经者
——王懿诗作初探
- 154 衔接古代长安与现代都市
——读玮城的诗
- 160 溶雪时的第一道细水
——读泉花子诗集《泉花子诗选》
- 166 残缺的童话
——试读苏旗华



马华现实主义的重镇 ——略论吴岸的诗及其诗观

谈论吴岸的诗的文章，通常不离意识形态的推论，到最后总结时认为吴岸的诗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典范，诗人的生活就是诗，读其诗如读其人。这样的结论，自有其引为根据的一面，也有其过于笼统，似是而非的地方。评论者都总喜欢引述诗人的诗观来支持他们的推论，诗观通常被认为是发掘和认识诗人内心的天空的最佳和可信任的指南。读吴岸的诗文，发现他很强调自己的现实主义文学观，在〈到生活中寻找你的缪斯〉一文中说：“现实主义的诗，应该有一个积极的鼓励人们向上的主题。”在〈马华文学的创作路向〉中他又说：“现实主义的文学，更不能离开生活，因为没有从生活中获得题材，根本就无所进行文学创作。”“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过程，实际上也就是作家从观察、体验生活、分析和概括从生活中所取得的原始材料到塑造典型形象的整个过程。”直到最近的《马华七家诗选》中吴岸犹在强调：“没有丰富的生活内容而寻求形式的多变，是徒然的，那只能是一种外表的涂饰与化妆而已。”综观这些诗文学观，我们有理由相信吴岸对现实主义文学是执着的，从一而终。我们稍后以他的诗作